

戲園叢刊

大明英烈傳

于伶著

司

大明英烈傳（五幕劇）

時代

元順帝至正十四年到十五年

時間

第一幕——八月中秋

第二幕——第二年八月十四日早晨

第三幕——午前

第四幕——晚間

第五幕——八月十五黃昏

人物

蘇皎皎

姣姣

唐力行

秀姑

小鰻魚

劉伯溫

方鎮長

方小鵬

老漁翁

常遇春

船考大

張良弼

也先帖木兒

也先邸子

師爺

衛兵

兩頭蛇

刑兵

人

第一幕

蘇皎皎

姥 姥

唐力行

秀 姑

小鰻魚

劉伯溫

方鎮長

方小鵲

時

元順帝至正十四年中秋節的晚前到黃昏

景

江邊河口的燈塔廟內。

荒蕪破陋之古廟的一角。左壁前方一門進出。後方供一神龕。被時間風塵與香火薰得變了色的烟黃幔子垂掩着，瞧不見裏面是畫的佛像還是塑着菩薩。供桌傾圮，供品零落，拜墊與蒲團同破。作爲今天特殊點綴的是供桌上有一束桂花。中壁一堵半人高的短牆上面一排紙糊的破格子窗，窗外是一片江水白雲。近處是葦穗柳枝，招展搖曳。遠處是漁網桅篙參差，映劃着江水白雲間的圖案。窗內靠攏短牆是一桌數椅，油漆剝落，桌上瓦水壺粗茶杯之外，有筆硯紙墨，備作招待香客寫捐化緣之用。右壁的前一

半是往後方傾到的破舊的木扶梯，上通臨江矗立的燈塔。後一半即木梯斜上處之下，方開一小門。內有另一室。

幕

炎熱的秋老虎的中秋節晚前，夕陽斜照着窗外的景物。供桌上兩支半截的殘燭已滅，爐內的香烟未熄。

姥姥，她是這荒蕪古廟的活的存任。從外形到內心，她完全就代表着這座荒蕪的古寺。既不是削去三千煩惱的愛絲得了解脫的尼姑，又不是道貌飄然虔修靜鍊，有所皈依，有了寄托的道婆，而是人世間的一種孤老寡獨的畸零人。要寫述她，那該是另外一部小說或者戲劇的豐富的內容，這兒我們只能按下不表，只見她顫顫巍巍，一手扶門，一手提一毛竹筒，貼有一張退色的紅紙「福緣善慶」這類句子的香錢筒，從左壁的門進來，走前幾步，把竹筒橫在地上。

靜。

(秋蟬聲)

她嘆着長氣，搬過蒲團來坐下，先捧起竹筒來掂掂重量，失望地搖頭，慢慢地倒出竹筒內的制錢鈔票來數，整理，時時持錢搖頭，整理了放在一邊。

唐力行和秀姑夫婦進來，同是獵人打扮，男的帶弓箭，女的背負一只獵物袋，兩人英俊歡樂精力亢奮，一變這古廟中的沉寂空氣。

秀 姥姥！
姥姥(放下袋)

(唐力行把她的袋和自己的弓箭一起放下。)

姥 呵！是唐大爺跟秀姑兩位，請坐！(自語)我道是還有施主進香來着！

秀 姥姥！今天廟會香客可不少吧！

姥 唉！年荒世亂，誰還記得菩薩呵！瞧，今天八月中秋的廟會，便這樣冷清清地過去了！統共就收着這麼一點兒香錢，比起平常來，唉！別說香錢少，連進香的人也少了！

唐 一連幾個荒年，耕地種田的人，多扮着花鼓逃荒流落到外省去了！

姥 像往年太平時候，今天這廟會多熱鬧，方圍地面上這些有功名有學問的老爺們，都要到我這燈塔廟裏來游玩一天，晚上還特地在這燈塔上喝酒唱詩，看長江潮水，賞中秋月亮的。可是今天，瞧！就這麼冷清清的。唉！真是荒年亂世，什麼都講不上了！（整理錢和鈔）……中統鈔，至元鈔，交鈔，這又是他媽的新行了一種新鈔票！

唐 （倒了碗茶喝起來）人家說，自從元鞦韆子來了之後，別的沒有行什麼，就儘會發票子，發鈔票，把咱們漢人歷朝歷代的制錢，全換了去，全收了去了！

姥 是呀！唐大爺，你瞧，這新的叫什麼鈔？

唐 這是今年新出的至正鈔？當今鞦韆子皇帝的年號不是叫至正嗎？所以小孩子唱着「至正至正，鞦韆子倒運」這歌。

姥 唔，「至正至正，鞦韆子斷命。」據說這是劉伯溫編給孩子們唱的歌。但願真是鞦韆子倒運，鞦韆子斷命吧！（收拾起錢）

秀 姥姥，她呢？

姥 誰呀？

秀 皎皎！

唐 真的，皎皎，怎麼不見？

姥 呵，你們說皎皎呀。

秀 我們今天上山打獵回來，特地來接她到我們家裏去過中秋，吃晚飯，喝杯團圓酒，散散心！

姥 唉！只怕皎皎不會肯到你家去。她只嚷着要出家做尼姑呢！

唐 皎皎想出家做尼姑？

姥 傷心呀！孩子是她的命根，可是偏偏這孩子又病了！

秀 什麼時候病的？

姥 是昨天得了急病？

唐 皎皎在那兒呢？

姥 在小屋裏。

（秀姑和唐力行夫婦進小門去。）

姥 （用布包裹手裏的鈔票）倒霉的年頭，儘是些韃子的鈔票！

（小鰻魚，一個純朴活潑的小漁夫，說話有點結結巴巴，匆匆地進來。）

鰻 姥姥，劉爺在這兒麼？

姥 誰，劉爺？

鰻 就是在鎮，鎮上方，方鎮長家裏教，教書的劉，劉爺劉伯溫！

姥 呵！你說是劉伯溫劉爺！

鰻 他，他不在這兒麼？

姥 小鰻魚，你不下河下江去捉魚，找劉伯溫幹麼？人家說劉伯溫博古通今，會看風水，會做郎中，會教書，難道也會教你捉魚麼？

鰻 我爸爸病，病了！

姥 你爸爸也病了！

鰻 這幾天病，病的人不是很多，很多麼？聽說劉伯溫講的，這是瘟，瘟病瘟，瘟疫。

姥 菩薩保佑呀，荒年亂世，再來了個瘟疫，這日子可真叫怎麼過呀！

鰻 人們說劉伯溫有一種藥，能治，治這種瘟病。我方才到鎮上方，方老爺家去，想討點藥，

討點藥來給我爸爸吃，那裏知道劉爺不在書房裏。方老爺的小姐說，說是今天中，中秋節，劉爺出門游，游玩去了。姥，姥姥他沒有來，來這兒游，游玩麼？

姥 中午的時份，來了些香客，可不知道劉伯溫在這些人裏面沒有，可惜我不認識劉伯溫，人家說劉伯溫是來無蹤，去無蹤，跟仙人一樣的！

鰻 糟糕，糟糕，我找不到劉，劉伯溫，我爸爸的病，病怎麼辦？

姥 快求求菩薩保佑，對菩薩許個願。回去告訴你爺爺說：點燈塔的燈油沒有了。等你爸爸病好了，要你爺爺送三斤燈油來就是了。

鰻 荒，荒年，捉，捉到了魚，賣，賣不出錢，要是我爸爸的病好了，燈油一，一斤吧！

姥 好，一斤就一斤吧！

鰻 （跪下，）求菩薩保，保佑。燈油一，一斤！

姥 好，回去吧！菩薩會保佑你們的。別忘了！

鰻 燈，燈油……

姥 三斤！

鰻 一，一斤（走）

姥 嗨，小鰻魚，請你把這錢筒帶到前面菩薩跟前去。

鰻 是，是（捧竹筒出）

（唐力行夫婦從內出）

姥 好一些了麼？

唐 （搖搖頭）

秀 看樣子病勢兇極了！恐怕……

姥 那怎麼辦呢？

（蘇皎皎，一位二十三、四歲的婦人，沉鬱哀怨，超過她這年齡的實際程度。按說，她是一位熱情奔放的少女，與窗外的葦穗柳枝，漁網桅篙相調和時，該是小家碧玉，楚楚一定可人。可是不幸，她已是婦人了！是一位征人的棄婦。垂死的孩子的母親，既是出現在這枯廟古寺內，我們只能從青燈黃卷，鐘聲魚鼓，這些境象中去想像她的心情。再用一句舊話，紅顏薄命，柔情如水。是潛泉激流，是瀑布，我們要看她的發展了！此刻她從右壁的小門內衝出，直奔到左方神龕前，納頭跪倒在蒲團上。從肩的抽動，手的痙攣上，我們看出她是超過了哭泣的程度了。）

（三人相互看着）

秀 皎皎！

姥 菩薩保佑！

皎 菩薩！佛爺！保佑他，保佑我，呵！不能死，我這孩子不能死呀！他是……

秀 （去扶她）皎皎！

皎 呵！秀姑，你看我這孩子會死麼？

唐 皎皎，別太着急，你靜一靜。

皎 （拉住秀姑）你告訴我，快說呀，是不是這孩子不會活了！告訴我，秀姑，（放開她）唐大爺，姥姥你們說呀。

（秀姑夫婦不知怎麼說才好。）

姥 菩薩保佑！

皎 呵！不會活了麼？（扑倒在姥姥跟前）姥姥，你做個主，求求你做個主救了我吧！

姥 （往後退）瞧，你又來了！

皎 姥姥，你拿把剪刀來，把我的頭髮剪了，讓我做尼姑，你就救了我了！

秀 皎皎！

姥 唉！我勸過你多少遍了，你年紀青青，怎麼好……

皎 姥，我求你，我跪着求你！（下跪）

（姥姥和秀姑連忙扶她起來。）

（唐力行移過一張凳子）

（秀姑扶她坐下）

姥 皎皎，自從你到這廟裏來，要求出家做尼姑，這半個月來，我那一天那一晚不勸你。你不比我，唉！講到我自己，只有菩薩知道，我只訴過菩薩，皎皎，你不比我。你還這樣年青！

秀 皎皎，我比你大，你今年才二十三歲呢！

姥 唉，才二十三歲的人！

皎 不！不止二十三歲，我像二百三十歲，二千三百歲了。七年，這七年的日子，你們知道我過得多麼長？多麼可怕呀！每年，每月，晴天，下雨，吹風，落雪，春夏秋冬，過時過節，你們是自然然，不知不覺地過下去。可是我，每一個早晨，每一個晚間，從清朝到黃昏，從黃昏到